



水滸傳  
卷三十至三十三



八遠  
2339  
10





八達籍  
2339  
木 10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三十

聖歎外書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喪

供人頭武二設祭

吾嘗言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高登泰山不  
登日觀不知泰山之高也不觀黃河不知天  
下之深觀黃河不觀龍門不知黃河之深也

卷三十



不見聖人不知天下之至見聖人不見仲尼  
不知聖人之至也乃今於此書也亦然不讀  
水滸不知天下之奇讀水滸不讀設祭不知  
水滸之奇也嗚呼耐菴之才其又豈可以斗  
石計之乎哉

前書寫魯達已極丈夫之致矣不意其又寫  
出林冲又極丈夫之致也寫魯達又寫出林  
冲斯已大奇矣不意其又寫出楊志又極丈

夫之致也是三丈夫也者各自有其胸襟各  
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狀各自有其裝束  
譬諸閻吳二子鬪畫殿壁星宮水府萬神咸  
在慈即真慈怒即真怒麗即真麗醜即真醜  
技至此技已止觀至此觀已止然而二子之  
胸中固各別藏分外之絕筆又有所謂雲質  
龍章日姿月彩杳非世工心之所構目之所  
遇手之所掄筆之所觸也者今耐菴水滸正



猶是矣○寫魯林楊三丈夫以來○技至此○已止○觀至此○觀已止○乃忽然○落○控○忽然○縱○送○便又騰筆○湧墨○憑空○撰出○武都頭一箇人來○我○得○而○讀○其○文○想○見○其○為○人○其○胸○襟○則○又○非○如○魯○如○林○如○楊○者○之○胸○襟○也○其○心○事○則○又○非○如○魯○如○林○如○楊○者○之○心○事○也○其○形○狀○結○束○則○又○非○如○魯○如○林○如○楊○者○之○形○狀○與○如○魯○如○林○如○楊○者○之○結○束○也○我○既○得○以○想○見○其○人○因○更○迴

讀○其○文○為○之○徐○讀○之○疾○讀○之○翺○翺○讀○之○歇○續○讀○之○為○楚○聲○讀○之○為○豺○聲○讀○之○嗚○呼○是○其○一○篇○一○節○一○句○一○字○實○杳○非○儒○生○心○之○所○構○目○之○所○遇○手○之○所○掄○筆○之○所○觸○矣○是○真○所○謂○雲○質○龍○章○日○姿○月○彩○分○外○之○絕○筆○矣○如○是○而○尚○欲○量○才○子○之○才○為○斗○為○石○嗚○呼○多○見○其○為○不○知○量○者○也

或問於聖歎曰○魯達何如人也○曰濶人也○宋



江何如人也○曰狹人也○曰林冲何如人也○曰  
 壽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甘人也○曰楊志何  
 如人也○曰正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駁人也○  
 曰柴進何如人也○曰良人也○宋江何如人也○  
 曰歹人也○曰阮七何如人也○曰快人也○宋江  
 何如人也○曰厭人也○曰李逵何如人也○曰真  
 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假人也○曰吳用何如  
 人也○曰提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呆人也○曰

花榮何如人也○曰雅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  
 俗人也○曰盧俊義何如人也○曰大人也○宋江  
 何如人也○曰小人也○曰石秀何如人也○曰警  
 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鈍人也○然則水滸之  
 一百六人○殆莫不勝於宋江○然而此一百六  
 人也者○固獨人人未若武松之絕倫超羣然  
 則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  
 者○固具有魯達之濶林冲之毒楊志之正柴



供人頭  
賈華堂

進○之○良○阮○七○之○快○李○達○之○真○吳○用○之○捷○花○榮○  
之○雅○盧○俊○義○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斷○曰○第○一○

人○不○亦○宜○乎○

殺○虎○後○忽○然○殺○一○婦○人○嗟○乎○莫○咆○哮○於○虎○莫○

柔○曼○於○婦○人○之○二○物○者○至○不○倫○也○殺○虎○後○忽○

欲○殺○一○婦○人○會○不○舉○手○之○勞○焉○耳○今○寫○武○松○

殺○虎○至○盈○一○卷○寫○武○松○殺○婦○人○亦○至○盈○一○卷○

咄○咄○乎○異○哉○憶○大○雄○氏○有○言○獅○子○搏○象○用○全○

力○搏○兔○亦○用○全○力○今○豈○武○松○殺○虎○用○全○力○殺○

婦○人○亦○用○全○力○耶○我○讀○其○文○至○於○氣○咽○目○瞪○

面○無○人○色○殆○尤○駭○於○讀○打○虎○一○回○之○時○嗚○呼○

作○者○固○真○以○獅○子○喻○武○松○觀○其○於○街○橋○名○字○

悉○安○獅○子○二○字○可○知○也○

徒○手○而○思○殺○虎○則○是○無○賴○之○至○也○然○必○終○仗○

哨○棒○而○後○成○於○殺○虎○是○猶○夫○人○之○能○事○也○故○

必○於○閃○閃○而○後○奮○威○盡○方○輪○棒○直○劈○而○震○天○



曰方子書夕供人頭  
五  
貫書堂

一響樹倒棒折已成徒手而虎且方怒以徒  
手當怒虎而終亦得以成殺之功夫然後武  
松之神威以見此前文所已詳今亦毋庸又  
述乃我獨怪其寫武松殺西門慶亦用此法  
也其心豈不曰殺虎猶不用棒殺一鼠子何  
足用刀於是握刀而往握刀而來而正值鼠  
子之際刀反踢落街心以表武松之神威然  
奈何竟進鼠子而與虎為倫矣曰非然也虎

固虎也鼠子固鼠子也殺虎不用棒殺鼠子  
不用刀者所謂象亦全力免亦全力觀獅子  
橋下四字可知也

西門慶如何入姦王婆如何主謀潘氏如何  
下毒其曲折情事羅列前幅燦如星斗讀者  
既知之矣然讀者之知之也亦為讀之而後  
得知之也乃方夫讀者讀之而得知之之時  
正武二於東京交割箱籠街上閒行之時即



又○奈○何○以○已○之○所○得○知○例○人○之○所○不○知○而○欲  
 武○松○聞○何○九○之○言○即○燎○然○知○姦○夫○之○為○西○門  
 開○鄭○哥○之○言○即○燎○然○知○半○夜○如○何○置○毒○耶○篇  
 中○處○處○寫○武○松○是○東○京○回○來○茫○無○頭○路○雖○極  
 英○靈○了○無○入○處○真○有○神○化○之○能

一○路○勒○敘○鄰○舍○至○後○幅○忽○然○排○出○四○家○鋪○面  
 來○姚○文○卿○開○銀○鋪○趙○仲○銘○開○紙○馬○鋪○胡○正○卿  
 開○冷○酒○鋪○張○公○開○餠○舖○舖○合○之○便○成○財○色○酒

氣○四○字○真○是○奇○絕○詳○見○細○評○中

每○聞○人○言○莫○駭○疾○於○霹○靂○而○又○莫○奇○幻○於○霹  
 靂○思○之○驟○不○敢○信○如○所○云○有○人○掛○兩○握○亂○絲  
 雷○電○過○輒○已○絲○絲○相○接○交○羅○如○網○者○一○道○士  
 藏○繭○紙○千○張○擬○書○全○笈○一○夜○遽○為○雷○火○所○焚  
 天○明○視○之○紙○故○無○恙○而○層○層○遍○畫○龍○蛇○之○形  
 其○細○如○髮○者○以○今○觀○於○武○二○設○祭○一○篇○夫○而  
 後○知○真○有○是○事○也



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下，眾火家扶住王婆，便道：「這是中了惡快，將水來噴了兩口。」何九叔漸漸地動轉，有些甦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會兩箇火家。」又尋扇舊門。一扇已停武一逕擡何九叔到家裏，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了。老婆哭道：「一家老婆哭不了，偏要又尋一家老婆哭。」道起來，以作開中一映，才子之心，真繡虎也。笑欣欣出去，却怎地這般歸來，聞音會不知中惡，坐在床邊啼哭。武大老婆坐在床邊假哭，何九老婆坐在床邊真哭，開中一映，靈心利筆，何

九叔覷得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你不要煩惱，我自沒事。」也却纔去武大家入殮，到得他巷口，迎見縣前開藥舖的西門慶，請我去喫了一席酒，把十兩銀子與我，說道：「所殮的屍首，凡事遮蓋則箇我到武大家見他的老婆，是箇不良的人，我心裏有八九分疑忌，到那里揭起千秋，看時見武大面皮紫黑，七竅內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却怕他没人。」



做主惡了西門慶却不是去撩蜂剔蠟四字新艷  
 待要胡盧提入了棺殮了武大有箇兄弟便是前  
 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箇殺人不眨眼  
 的男子倘或早晚歸來此事必然要發料得讀者

亦料得然只謂要發耳何意後文如此○此事必  
 然要發六字不是張皇語正是輕率語須知之

老婆便道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後巷住的喬  
 老兒子鄆哥去紫石街幫武大捉姦隔了茶坊正  
 是這件事了你却慢慢的訪問他出得委婉有波  
 紋○偷姦奇事

金蓮却會通姦難事王婆却會捉姦醜事何九老  
 婆却又打聽得看他一羣婦人無不慣家可發一

笑如今這事有甚難處只使火家自去殮了就問  
 他幾時出喪若是停喪在家待武二歸來出殮這  
 箇便沒甚麼阜絲麻線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  
 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燒化時必有蹺蹊你到臨時  
 只做去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骨頭和這十兩  
 銀子收着便是箇老大證見寫得曲折明畫讀之  
 字字有響○何九豈

見不及此而必出自其妻蓋作者之意正欲與王  
 婆金蓮相映擊一邊以婦人教婦人一邊蚤又以



婦人攻婦人不用男子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却

不留了西門慶面皮做一碗飯却不好反說至此

若定要替武家出力便何九叔道家有賢妻四字

犯朱雷戴蔡脚色也便活盡小人口

掉文語却只說半句有如歇後者便活盡小人口

中極要文反弄出不交來也又何九口中掉文

四字恰好映到金蓮歇後見得極明隨即叫火家

分付我中了惡去不得你們便自去殮了就問他

幾時出喪要緊快來回報得的錢帛你們分了都

要停當細若與我錢帛不可要表出西門從前火

外燒化二句問一火家各自分錢散了完火何

九叔對老婆道你說這話正是了我至期只去偷

骨殖便了且說王婆一力攛掇那婆娘當夜伴靈

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第三日早眾火家自來

扛擡棺材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處處不脫鄰

那婦人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前一回無數



無數假哭字。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

只見何九叔手裏提着一陌紙錢，來到場裏。王婆

和那婦人接見道：「九叔且喜得貴體沒事了。」化人場上

見何九叔道：「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扇籠子，母炊

餅，不曾還得錢。」自從讀至捉姦一日，意謂長與炊餅二字別矣。不謂此處又提出來。

物是人非，令人不得不哭。特地，把這陌紙來燒與武大也。真正才子之筆。大郎說得此，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誠，何九叔把紙

錢燒了，就攛掇燒化。棺材王婆和那婦人謝道：「難

得何九叔攛掇回家，一發相謝。」禮人之臨其所親之葬也。惟恐其速

下也。曰：從此一別，其終已矣。故必求其又遲又遲。焉。夫其天性則有然也。何九攛掇而曰：難得，難得。

攛掇而許謝之。此其事。何九得面知之矣。嗚呼！天

聞若雷，豈必真在蒼蒼。神目如電，豈必真在冥冥。

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何九叔道：「小人到處只是出熱娘子，和

乾娘自穩，便齋堂裏去相待。眾隣舍街坊，使轉婦人亦即

用隣舍街坊妙筆。小人自替你炤顧，使轉了這婦人，和那

婆子把火夾去，揀兩塊骨頭拿去，撒骨池內。只一

浸看那骨頭酥黑，寫得好。何九叔收藏了，也來齋堂



裏和闕了一回好筆不棺木過了殺火收拾骨殖

撒在池子裏眾隣舍各自分散勤寫隣舍妙甚那何九叔

將骨頭歸到家中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妙送

喪的人名字妙和這銀子妙一處包了做一箇布

袋兒盛着放在房裏妙自此為始骨再說那婦

人歸到家中去榻子前面設箇靈牌上寫亡夫武

大郎之位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經

旛錢塚金銀錠米糧之屬每日却自和西門慶在

樓上任意取樂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裏只是偷

雞盜狗之歡如今家中又没人礙眼任意停眠整

宿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

懼怕西門慶那厮是箇刁徒潑皮誰肯來多管好

嘗言道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只用兩句閒話便疾注而不如箭過相似

光陰迅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前云少則却說武

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

投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間行了幾日絕妙



補足那邊便襯起討了回書領二行人取路回陽

這邊有許多事也前云多亦不

穀縣來前後往回恰好過了兩箇月過兩箇月

去時殘冬天氣回來三月初頭好筆明於路上只

覺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見哥哥寫武二路

陰風襲人並不用友于恭敬等字却寫得兄弟

恩情筋纏血疹視今之採集經語塗澤成篇者真

有金屎且先去縣裏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大喜

看罷回書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一

錠大銀酒食管待不必用說完知縣公事偏不

疾來偏去先完縣事

心手都閒武松回到下處房裏換了衣服鞋襪戴上筒

新頭巾鎖上了房門先寫此句與後孝服相映

去下處脫換衣服透透迤迤如無事者妙絕縣

中下處二段使讀者眼前心上遂有微雲淡漢之

意不復謂下文有此奔雷駭電也此回讀一逕

之只謂其用筆極忙殊不知處處都着開筆

投紫石街來兩透眾隣舍看見武松回了一筆未

接隣舍妙筆一筆未落只寫一句隣都喫一驚

舍看見却蚤已陰風四射颯颯怕人

大家捏兩把汗暗暗地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

箇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亦只謂弄

出事來耳



須知此  
兩行中  
有四遍  
亡夫武  
大郎之  
位字

第五才子書 供人頭

何意後且說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同是簾子十六字

文如此便寫得探身入來疾見了靈床子句法咽住

此處無光已見亡夫武大郎之位七字又寫亡夫武大郎之

位句亡夫武大郎之位七字又咽住此三字不與上句連蓋上

一直念下不及數是幾箇字是第一遍次却定睛

再念第二遍便是逐箇字念如云亡一箇字夫二

箇字武三箇字大四箇字郎五箇字之六箇字位

阿呀是七箇字不差了下便緊接呆了真化工之

筆雖才子二字呆了又咽睜開雙眼又咽住此

何足以盡之又咽道莫不是我眼花了又咽住念過三

遍又咽住方說一句話又咽住叫聲嫂

嫂便咽住一住索解人不得武二歸了便咽住此四

也子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

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迤後門後門從王婆

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

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里肯帶孝每日只是濃

粧艷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

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裏洗落了脂粉忙拔去了

首飾釵環忙蓬鬆挽了箇鬚兒忙脫去了紅裙繡



問過一  
遍○此  
一遍婦  
人所對  
悉含糊  
未明滿  
是只圖  
遮掩得  
過時情  
事也

襖惟旋穿上孝裙孝衫惟○好一歌矣下方從樓  
上哽哽咽咽假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夫

而哭乃曰休哭此豈英雄寡情耶夫哭亦有雄有  
雌情發乎中不能自裁放聲一號罄無不盡此雄

哭也若夫屢袂掩面聲如蚊蚋借淚罵人我哥哥  
咬咽不已此名雌哭徒聒人耳哭奚為也句○三

幾時死了句得甚麼症候句喫誰的藥句○三

絕妙那婦人一頭哭一頭說道活人你哥哥自從你

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

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喫過句法調佩醫治不得死

了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即便走

過來幫他支吾是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

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

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

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箇乾娘唯我又是箇沒

腳蟹不是這箇乾娘隣舍家誰肯來幫我反隣

武松道如今埋在那里補問一句上三句一氣

後獨出婦人道我又獨自一箇那里去尋墳地沒

妙絕後獨出婦人道我又獨自一箇那里去尋墳地沒



重問

第五才子書

供人頭

十五

黃華堂

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

幾日了上一氣問三句是死日病症喫藥補問一

句中將死日再問一遍寫得婦人道再兩日便是

斷七武松沉吟了半晌便出門去是疾今兩句合

寫是遲是疾却只是逕投縣裏來開了鎖細去房

裏換了一身素白衣服與前換衣便叫士兵打了

一條麻縲繫在腰裏讀者自從紫家莊上得見武

句不意今日見此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

刃薄的解腕刀寫刀亦特地出色增取了些銀兩

帶在身邊細叫一箇士兵鎖上了房門細去縣前

買了些米麩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

那婦人開了門武松叫士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

靈床子前點起燈燭鋪設酒簞到兩箇更次安排

得端正武松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

世時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是負屈銜冤

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做主報讐把酒澆



一番設  
祭未齊  
設祭

第五才子書 供人頭

奠了燒化冥用紙錢便放聲大哭嫂嫂便叫休哭

快哉英雄武本是描寫哭得那兩邊鄰舍無不恓惶武二大哭

那又緊緊不放兩邊鄰舍字妙甚那婦人也在裏面假哭

舍真恓惶嫂嫂只武松哭罷將羹飯酒餚和士兵

假哭為之一歎武松討兩條席子叫

喫了好酒好飯豈肯喂猪狗耶討兩條席子叫

士兵中門傍邊睡妙絕不惟為下文睡着睡不着

防謹避直與雲長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

秉燭達旦一意武松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門自睡下了樓門四字

四字一意三尺童子讀之皆約莫將近三更時候

知非寫婦人正寫武二也武松翻來覆去睡不着

似○死○人○一○般○挺○着要寫武二睡不着須寫不出掉

活寫出武二睡不着也只是心上有事心上武松

無事耳一反襯便成活畫其妙不可不知武松

爬將起來看那靈床子前琉璃燈半明半滅側耳

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先寫此兩句使讀者

武松歎了一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口裏說

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此句一頓



有張說猶未了只見靈床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

盤旋昏暗燈都遮黑了壁上紙錢亂飛那陣冷氣

逼得武松毛髮皆豎定睛看時只見箇人從靈床

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弟一靈騎住兄弟二字寫得真好武大我死

得好苦武松聽不仔細只如此妙若出俗筆便從頭告訴一遍非無理兼

冷文章却待向前來再看時並沒有冷氣亦不見

人自家便一交顛翻在席子上坐地好尋思是夢

非夢回頭看那士兵時正睡着廻想一句文勢環

在夢與鬼交也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必然不明却纔正

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武借

二口自放在心裏不題等天明却又理會天色漸

白了士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婦人也下樓

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好武松道嫂嫂我

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重問起妙絕前是三句

一遞問來寫盡前日喫驚今日精細那婦人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

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贖誰

重問起



的藥喫妙○三句三誰字累累如貫珠寫武二意

不出那婦人道見有藥帖在這里妙應前文武松

道却是誰買棺材妙○此一問雖問出一箇人却

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

去妙○此一問却問那婦人道是本處關頭何九

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恁地且去縣裏

畫卯却來寫武二機密便起身帶了土兵細走到紫石

街巷口問土兵道你認得關頭何九叔麼土兵道

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借影

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好街名映襯出武二武

松道你引我去土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

道你自先去土兵去了好武松却推開門來叫聲

何九叔在家麼這何九叔却纔起來是天初聽得

是武松歸了嚇得手忙脚亂巾也戴不迭急

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好便出來迎接道

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里有句話



開說則箇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

頭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句免賜句下二字疊寫兩

句活畫出兩箇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裏坐下叫量

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會與都

頭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坐寫武二說不出話

何九叔心裏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

更不開口且只顧喫酒怪筆何九叔見他不做聲

倒捏兩把汗却把些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言並

不把話來提起怪筆酒已數杯只見武松揭起衣

裳颯地掣出把尖刀來插在桌子上讀之眼皆都

量酒的驚得呆了那里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

青黃不敢對氣先寫量酒次寫何九筆法錯落顛

也武松捋起雙袖又加上四字握着尖刀指何九

叔道小子麤疎還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

驚怕只要實說開剖對我一說知哥哥死的緣

故便不干涉你捉住何九不知頭路便把一緣

武二 武松



第九回 武大郎 供人頭

九初開口問事時也下文如飛我若傷了你不是

好漢出妙語倘若半句兒差我這口刀四字立

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箇透明的窟窿出妙語開

言不道武二機變靈疾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

首是怎地模樣故說到此處忽記起婦人說何九

只是扛蓋燒化便疾換出此二句末寫勿武松道

罷一雙手按住膝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看一

何九叔又加出色驚人何九叔便去袖子裏取出一

箇袋兒好在酒樓上放在卓子上道都頭息怒這

箇袋兒便是一箇大證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

兒裏時兩塊酥黑骨頭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

地見得是老大證見何九叔道小人並然不知前

後因地好說所謂忽於正月二十二日此等事定

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好說來呼喚小人殮

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

生藥舖的西門慶大郎好說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

上文入 殮送喪 一篇却 於何九 口中重 述一遍 一箇字 亦不省



裏喫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知道那人是箇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好喫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裏揭起千秋幡只見七竅內有瘀血唇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好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好因此小人不取聲言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

火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好第三日聽

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裏這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證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姓名好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武松道好夫還是何人此六字俗筆所無真正是東京初回不知頭路人語何九叔道却不知是誰小人閒聽得說來好有箇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廝曾和大



郎去茶坊裏捉姦這條街上誰人不知好都頭要

知備細可問鄆哥好武松道是既然有這箇人時

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了刀藏了骨頭銀子筭還

酒錢骨殖銀兩在武二身邊便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裏來却

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子挽着箇柳籠拷佬

在手裏糴米歸來如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得這

位都頭麼鄆哥道解大蟲來時我便認得了亦借影作

色你兩箇尋我做甚麼鄆哥那小厮也瞧了八分

便說道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

却難相伴你們喫官司要武松道好兄弟二字接下文此

只半句耳因一頭說一頭便去身邊取五兩來銀

子你把去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

裏想道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箇月便

陪侍他喫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把與老兒便

跟了二人出巷口一箇飯店樓上來武松叫過賣

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小倒有



養家孝順之心却纔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  
 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  
 子做本錢開中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恁地和我哥  
 哥去茶坊裏捉姦鄆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  
 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與正月二日對提得一籃兒  
 雪梨要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鈎子一地裏沒尋  
 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和賣  
 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

一文捉  
 燕被踢  
 一篇亦  
 於鄆哥  
 口中重  
 迹一過  
 一箇字  
 亦不省

在那里我聽得了這話一逕遶去尋他耐耐王婆  
 老猪狗攔住不放我入房裏去喫我把話來侵他  
 底子那猪狗便打我一頓栗暴直叉我出來將我  
 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大郎說與他  
 備細他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濟事西門慶那厮  
 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喫他告了倒不好我  
 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  
 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裏去時我先入去你便



寄了擔兒等着只看我丟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  
 捉姦我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逕去茶坊裏被我  
 罵那老猪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喫我先把籃兒撇  
 出街上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搶入  
 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却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大  
 來也原來倒喫他兩箇頂住了門實是一箇頂住然說得太分明  
便似同在房中矣兩箇二字宛然房門外人語無論他人我謂雖王婆亦至今談謂兩人頂住也  
 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却不提防西門慶那廝開

了房門奔出來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  
 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不曾見扶進去妙絕我慌忙也自  
 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死  
 了絕妙武松聽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却不要說謊  
 哥道便到官府怪猴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  
 得是兄弟倒兄弟二字在下如聞其聲便討飯來喫了還了飯  
 錢三箇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四字反觀  
色不好○鄆哥說便到官府何九却說小人告退活寫出不知利害極知利害二色人來武松



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把兩箇一直帶到縣廳上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箇便是證見要相公做主則箇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說此二語亦倒轉寫錯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松你也是箇本縣都頭不

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賊殺人見傷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姦如今只憑這兩箇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此一即行此一實說得是武松懷裏去取出兩塊酥黑骨頭勿怪知縣十兩銀子一張紙前只括二人此方取出三告道覆告相公這箇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商議可行時便與你拿問骨



銀兩在何九叔鄆哥都被武松留在房裏好○看

此二人在房裏者當日西門慶得知却使心腹人來縣裏

許官吏銀兩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

縣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

來骨殖銀兩又在縣堂上又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你和

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

三字騙得進上騙不得武二○下四句徑鄙可笑上却裝此大胃子三字可發一笑經目之

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

獄吏便道都頭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

忽與潘驢鄧小開作對真乃以文為戲五件事全方可推問得武松

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會迅疾豪快讀

收了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骨殖銀兩仍在何九

叔處○行文精細之極若不付何九收了帶在身邊殊不便作事也下廳來到自己

房內叫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喫留在

房裏相等一等我二人仍在房裏又自帶了三

兩筒土兵離了縣衙將了硯瓦筆墨就買了三五



張紙藏在身邊就叫兩箇土兵買了箇猪首一隻  
鵝一隻雞一担酒和些果品之類安排在家裏約  
莫也是巳牌時候帶了箇土兵來到家中那婦人  
已知告狀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膽看他怎的  
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婆娘慢慢地  
行下樓來也不假問道有甚麼話說活畫如武  
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衆鄰舍街坊  
我今日特地來把杯酒替嫂嫂相謝衆鄰那婦人

公一番  
設祭亦  
不真設  
祭

大刺刺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活畫武松道禮不可缺  
喚土兵先去靈床子前明晃晃的點起兩枝蠟燭  
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前擺了  
堆盤四字一哭哭何人哭天下之人也天下  
至死後燒奠之日方始堆盤滿鋪下酒食果品之  
類叫一箇土兵後面燙酒兩箇土兵門前安排桌  
凳又有兩箇前後把門猶帶武松自分付定了便  
叫嫂嫂來待客正客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陪客  
又



是陪客又是正客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

道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箇道理先備一杯棗酒

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兒細收拾了門戶從後

門走過來後武松道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

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喫酒兩箇都心裏

道看他怎地活武松又請這邊下鄰開銀鋪的既

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

武松拖住便道一杯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

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上

已寫寫淫婦好色度婆愛鈔矣此忽乘便借鄰舍

舖面上憑空點深出來姚文卿坐王婆下者表虔

婆以財為命也趙仲銘坐潘氏下者表花娘搽脂

點粉也胡正卿坐趙仲銘下即在潘氏一行者言

因花娘搽脂點粉致有今日酒席也又云吏員出

身者不惟便於下文填寫口詞亦表一場官司皆

從婦人描眉畫眼而起也齧者物之有氣者也

夢書夜夢齧齧明日鬪氣矣先問王婆你隔壁是

誰所以深明財與氣鄰蓋戒世人心至深切也

張老仍坐王婆肩下則知度婆但知錢鈔而不知

禍患乃今其驗之然而悔已晚矣看他先只因度

婆愛鈔便寫一銀舖因花娘好色便寫一馬舖後



誦四家  
四樣請  
法語言  
都變換  
如活

第五才子書 供人頭

舖的色趙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人買賣撇不得  
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衆高鄰都在那里了  
不辭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裏道老人家爺父一  
般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請對門那賣冷酒店  
的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瞧道有些醜  
醜那里肯來被武松不管他拖了過來却請去趙  
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誰王婆道

他家是賣餅餠兒的氣張公却好正在屋裏見武  
松入來喫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話說武松道家間  
多擾了街坊相請喫杯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  
不曾有些禮數到都頭家却如何請老子喫酒武  
松道不成微敬便請到家老兒喫武松拖了過來  
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說話的爲何先坐的不走  
了百忙中忽然自問原來都有土兵前後把着門  
都似監禁的一般忽然自答百忙中武松請到四

卷三十 武松請到四



家鄰舍并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撥條凳子

却坐在橫頭便叫士兵把前後門關了好日後門此日關了

遂成那後面士兵自來篩酒武松唱箇大喏說道

衆高鄰休怪小人龕鹵胡亂請些箇衆鄰舍道小

人們都不曾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到來反擾武

松笑道不成意思衆高鄰休得笑話則箇士兵只

顧篩酒衆人懷着鬼胎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

杯那胡正卿便要起身好活書非覺人說道小人忙些箇

武松叫道去不得三字可畏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

那胡正卿頭十五箇弔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

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們喫酒如何却這般相

待不許人動身只得坐下活畫筆武松道再把酒

來篩士兵斟到第四杯酒前後共喫了七杯酒過

衆人却似喫了呂太后一千箇筵宴只見武松喝

叫士兵且收拾過了杯盤疾少間再喫四字觀出

武松抹桌子疾衆鄰舍却待起身疾武松把兩隻



手○只○一○攔○疾道○正○要○說○話○可寫得一○千○高○鄰○在○這○里○

中○間○那○位○高○鄰○會○寫○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

極○寫○得○好○指帶吏人不是武○松○便○唱○箇○喏○道○相○煩○

則○箇○便○捲○起○雙○袖○先觀四去○衣○裳○底○下○颺○地○只○一○

掣○掣○出○那○口○尖○刀○來○可駭又右○手○四○指○籠○着○刀○靶○

大○拇○指○按○住○掩○心○字又纏十五兩○隻○圓○彪○彪○怪○眼○睜○

起○可駭道○諸○位○高○鄰○在○此○小○人○冤○各○有○頭○債○各○有○主○

只○要○眾○位○做○箇○證○見○開剖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

嫂○右○手○指○定○王○婆○看他旋寫武二旋寫四家鄰舍

驚○得○目○睜○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厮○覷○不○敢○做○聲○

武○松○道○高○鄰○休○怪○不○必○喫○驚○武○松○雖○是○龕○鹵○漢○子○

便○死○也○不○怕○五字只作龕還○省○得○有○冤○報○冤○有○讐○

報○讐○並○不○傷○犯○眾○位○只○煩○高○鄰○做○箇○證○見○若○有○一○

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喫○我○五○七○

刀○了○去○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句句神威眾○鄰○舍○都○目○

瞪○口○呆○再○不○敢○動○武○松○看○着○王○婆○喝○道○本是喝罵



不可竟置度婆婆在後故先兀的老猪狗聽着我的

跨入一段便筆有餘勢哥哥這箇性命都在你的身上慢慢地却問你放

安再下使動手回過臉來看看婦人罵道疾駭你那淫

婦聽着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從實招

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你好沒道理絕倒你哥

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絕倒說猶未了武松

把刀脫察子插在卓子上疾駭用左手揪住那婦人

頭髻右手劈胸捉住疾駭把卓子一脚踢倒了疾隔

卓子把這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一交放翻在靈

床面前疾駭兩腳踏住疾駭右手拔起刀來疾駭指定王

婆疾駭道老猪狗你從實說那婆子要脫身脫不得

只得道不消都頭發怒老身自說便了見勢頭凶

次後心上一轉却武松叫士兵取過紙墨筆硯排

好了卓子妙把刀指着胡正卿道妙相煩你與我

聽一句寫一句胡正卿脫膝膝抖着道小小人便

寫寫妙討了些硯水妙百忙中偏磨起墨來妙尚



寫便且磨墨。胡正卿拿着筆拂那紙道王婆你實

說妙妙活是等寫之語。四家鄰那婆子道又不

干我事教說甚麼妙妙先忽許說次忽。武松道老

猪狗我都知了。你賴那箇去正破不四字。你不說時

我先剛了這箇淫婦後殺你這老狗提起刀來望

那婦人臉上便攔兩攔熱臉冷爇自知。那婦人慌

忙叫道叔叔絕筆且饒我你放我起來我說便了

武武二自要處婆說却忽自婦人說出來筆勢捉撈不定。武松一提提起那婆

娘跪在靈床子前疾喝一聲淫婦快說妙。那婦人

驚得魂魄都沒了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日放簾子

因打着西門慶起句并做衣裳入馬道姦句一一

地說補上。次後來怎生踢了武大是武大

補所知知。因何說討下藥王婆怎地教唆撥

置中毒何。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前二詳此。武松叫他說一句疾却叫胡正卿寫一

句怪。疾疾。有數十番閃爍迴擊。王婆道咬蟲你先



灑淚 字俗本 無

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活盡王婆也只  
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也叫胡正卿寫了從頭  
至尾都說在上面每喜其與上法變叫他兩箇都  
點指畫了字真就叫四家鄰舍書了名也畫了字  
叫士兵解搭膊來絕背接綁了這老狗快絕捲  
了口詞藏在懷裏英叫士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  
床子前絕是妙拖過這婦人來跪在靈前絕是妙喝那  
老狗也跪在靈前快絕灑淚道哥哥句靈魂不

第三番 設祭方 是設祭 然亦未 畢

遠句今日句兄弟與你報讐雪恨句只十六字  
前祭武句叫士兵把紙錢點着疾着此句一段文  
大郎文句叫士兵把紙錢點着疾着此句一段文  
字句只在火化紙錢句一霎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却待  
時中做完疾不可言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却待  
要叫被武松腦揪倒來疾兩隻腳踏住他兩隻脰  
膊疾扯開胸脯衣裳絕倒疾雪天曾願自解為之  
載疾叔疾叔疾扯開疾千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  
刻疾口裏銜着刀疾五字分外出色疾寫疾雙手去挖開  
胸脯疾揪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疾脰察一刀



便割下那婦人頭來疾血流滿地四家鄰舍眼都  
定了只掩了臉看他武兒又不敢勸只得隨順他  
血流滿地四字連下武松叫土兵去樓上取下一  
節是隣舍分中語也武松叫土兵去樓上取下一  
床被來寫出把婦人頭包了自指了刀自插在鞘  
裏自洗了手自唱箇喏自在寫疾處疾死  
表武二道有勞高鄰甚是休怪且請眾位樓上少  
坐待武二便來又轉一奇峯不知何九四家  
隣舍都而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

了武松分付土兵也教那那婆子上樓去妙關了  
樓門妙着兩箇土兵在樓下看守妙武松包了婦  
人那顆頭一直透西門慶生藥舖前來疾看着主  
管唱箇喏是日武二問道大官人在麼主管道却  
纔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閒說一句話那主管也有  
些認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  
淨巷內驀然翻過臉來道你要死却是要活疾主  
管慌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傷犯了都不待辭  
畢活盡



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門慶去向

西門慶在那裏主管道却纔和一箇相識去去

獅子橋下大酒樓上喫又不待辭畢活盡駭疾武

松聽了轉身便走活是一箇獅子那主管驚得半晌移脚

不動自去了移脚不動下加自去了三字是且說

武松逕迳到獅子橋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

慶大郎和甚人喫酒酒保道和一箇一般的財主

在樓上邊街閣兒裏喫酒武松一直撞到樓上去

閣子前張時窗眼裏見西門慶坐着主位對面一

箇坐着客席兩箇唱的粉頭坐在兩邊間中一視

李嬌嬌張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疾那顆人頭

血淋淋的滾出來疾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

出尖刀挑開簾子疾挑開者鑽將入來不開

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攢將來疾

故用鑽字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攢將來疾

無放頭之處且放便不駭疾矣故忽然想出一攢



字來。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喫了一驚，叫聲「哎呀」，亦便跳起在凳子上去，疾一隻脚踏上窗檻，要尋走路，疾見下面是街，跳不下去，疾心裏正慌，疾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却用手略按一按，疾托地已跳在卓子上，疾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疾一開筆，兩箇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疾又那箇財主官人，慌了脚手，也倒了，疾又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描一指，早飛起右脚來，疾為之絕倒。武松

只顧透入去，妙見他脚起略閃一閃，妙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妙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街心裏去了，法皆所以深明武二之神威也。○踢落刀也，却偏寫云踢將起來，直落下去，一起一落，雖一落刀亦必寫成異樣色勢，真才子不虛也。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裏便不怕他，右手虛招一，招左手一拳，招着武松心窩裏打來，疾却被武松略躲箇過，疾就勢裏從脇下鑽入來，疾左手帶住頭，連肩脚只一提，疾右手早捋住西門慶左脚，叫



聲○下○去○疾○駭○那○西○門○慶○一○者○冤○魂○纏○定○二○乃○天○理○難

容○三○來○怎○當○武○松○神○力○又向百忙中忽只○見○頭○在

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了○跌○得○箇○發○昏

章○第○十○一○奇語指帶俗儒分章可笑獨恨大雄

第○十○也○街○上○兩○邊○人○都○喫○了○一○驚○是開筆不武○松○伸

手○下○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疾駭也鑽○出○窗○子○外○湧

身○望○下○只○一○跳○駭疾第一刀下去第二杯姦夫

果月寫三番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裏

疾○駭○看○這○西○門○慶○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

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得寫

絕○快○把○兩○顆○頭○相○結○做○一○處○真虧王提在手裏妙把

看○那○口○刀○妙一○直○透○回○紫○石○街○來○叫○土○兵○開○了○門

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碗○冷○酒○澆○奠○了○又

灑○淚○道○哥○哥○靈○魂○不○遠○早○生○天○界○兄○弟○與○你○報○讐

殺○了○姦○夫○和○淫○婦○今○日○就○行○燒○化○生哥哥不得孝

快○人○快○事○絕妙一○便○叫○土○兵○樓○上○請○高○鄰○下○來

篇○後○祭○武○大○郎○文○

第四番  
設祭設  
祭已畢



妙○把○那○婆○子○押○在○前○面○妙○看○官○須○記○得○老○武○松○

拿○着○刀○提○了○兩○顆○人○頭○妙○澆○奠○既○畢○仍○提○在○手○再○對○四○家○鄰○

舍○道○我○又○有○一○句○話○不○顧○駭○死○人○對○你○們○高○鄰○說○須○去○

不○得○駭○死○人○那○四○家○鄰○舍○又○手○拱○立○盡○道○都○頭○但○說○

我○眾○人○一○聽○尊○命○武○松○說○出○這○幾○句○話○來○有○分○教○

景○陽○岡○好○漢○屈○做○囚○徒○陽○穀○縣○都○頭○變○作○行○者○畢○

竟○武○松○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三○十○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三○十○

聖歎外書

第○二○十○六○回

母○藥○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前○篇○寫○武○松○殺○嫂○可○謂○天○崩○地○塌○鳥○駭○獸○驚○

之○事○矣○入○此○回○真○是○強○弩○之○末○勢○不○可○穿○魯○

編○之○時○斯○固○百○江○邱○莫○不○關○筆○坐○愁○摩○腹○吟○



數○者○也○乃○作○者○忽○復○自○思○文○章○之○法○不○止○一○  
端○右○之○左○之○無○不○成○有○我○獨○奈○何○菁○華○既○竭○  
寒○裳○便○去○自○同○鼯○鼠○為○蕪○林○笑○哉○於○是○便○隨○  
手○將○十○字○坡○遇○張○青○一○案○翻○騰○踴○倒○先○請○出○  
孫○二○娘○來○寫○孫○二○娘○便○加○出○無○數○笑○字○寫○武○  
松○便○幻○出○無○數○風○話○於○是○讀○者○但○覺○峰○迴○谷○  
轉○又○來○到○一○處○勝○地○而○殊○不○知○作○者○正○故○意○  
要○將○頂○天○立○地○戴○髮○噙○齒○之○武○二○忽○變○作○迎○

奸○賣○俏○不○識○人○倫○之○猪○狗○上○文○何○等○雷○轟○電○  
激○此○處○何○等○展○眼○招○眉○上○文○武○二○活○是○景○陽○  
岡○上○大○蟲○此○處○武○二○活○是○暮○雪○房○中○嫂○嫂○到○  
得○後○幅○便○一○發○盡○興○寫○出○當○胸○樓○住○壓○住○身○  
上○入○箇○字○來○正○是○前○後○穿○射○斜○飛○反○撲○不○圖○  
無○心○又○得○此○一○番○奇○筆○也○  
相○見○後○武○松○叫○無○數○嫂○嫂○二○娘○叫○無○數○伯伯○  
前○後○二○篇○殺○一○嫂○嫂○遇○一○嫂○嫂○先○做○叔叔○後○



做○伯○伯○亦○悉○是○他○用○斜○飛○反○撲○穿○射○入○妙○之○  
筆○

張○青○述○魯○達○被○毒○下○忽○然○又○撰○出○一○箇○頭○陀○  
來○此○文○章○家○虛○實○相○間○之○法○也○然○却○不○可○便○  
謂○魯○達○一○段○是○實○頭○陀○一○段○是○虛○何○則○蓋○為○  
魯○達○雖○實○有○其○人○然○傳○中○却○不○見○其○事○頭○陀○  
雖○實○無○其○人○然○戒○刀○又○實○有○其○物○也○須○知○文○  
到○人○妙○處○純○是○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聯○結○激○

射○正○復○不○定○斷○非○一○語○所○得○盡○讚○耳○  
此○書○每○到○人○才○極○盛○處○便○忽○然○失○落○一○人○以○  
明○網○羅○之○外○另○有○異○樣○奇○人○未○可○以○耳○目○所○  
及○遂○盡○天○下○之○士○也○即○如○開○書○將○說○一○百○八○  
人○為○頭○已○先○失○落○一○王○進○張○青○光○明○寺○出○身○  
便○加○意○為○魯○達○武○松○作○合○而○中○間○已○失○落○一○  
頭○陀○宋○江○三○打○祝○家○之○際○聚○會○無○數○新○來○豪○  
傑○而○末○後○已○失○落○一○藥○廷○玉○嗟○乎○名○垂○簡○冊○



亦復有○幸○有○不○幸○乎○彼○成○大○名○顯○當○世○者○胡○  
可○遂○謂○蚌○外○無○珠○也○

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隣○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  
讐○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  
天○在○上○地○在○下○日○月○在○明

鬼○神○在○幽○一○齊○却○纔○甚○是○驚○嚇○了○高○隣○  
又○謝○衆○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牀○子○就○

今○燒○化○了○  
讀○之○心○痛○想○其○弟○二○人○一○死○於○讐○一○將○  
死○於○羅○讐○想○其○弟○二○人○一○死○於○讐○一○將○  
死○於○羅○讐○想○其○弟○二○人○一○死○於○讐○一○將○

人○變○賣○此○錢○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  
細○心○

今○去○縣○裏○首○告○休○要○管○小○人○罪○犯○輕○重○只○替○小○人○  
從○實○證○一○證○是○隨○卽○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樓○上○

有○兩○箇○箱○籠○取○下○來○打○開○看○了○付○與○四○隣○收○貯○變○  
賣○却○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送○投○縣○裏○來○  
真○好○

此○時○闕○動○了○一○箇○陽○穀○縣○街○上○看○的○人○不○計○其○數○  
第○一○番○看○迎○虎○第○二○番○看○知○縣○聽○得○人○來○報○了○先○  
人○頭○陽○穀○縣○人○何○其○樂○也○

自○駭○然○隨○卽○陞○廳○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



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在堦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中間、四家隣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詞、從頭至尾告說一遍、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王婆口詞、一般供說、四家隣舍指證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鄉哥都取明白供狀、喚當該件作行人委吏一員、把這一千人押到紫石街簡驗了婦人身屍、獅子橋下酒樓前簡驗了西門慶身屍、明白填寫屍單、終日回到縣裏呈堂立案。

知縣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寫得絕例今古

同收在監內、一千平人寄監在門房裏、且說縣官念武松是箇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用筆甚輕、只須如此便喚

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厮是箇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牀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鬪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



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鬪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鬪殺身死讀之絕倒○招中讀款又無王婆何也

狀與武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這陽穀縣雖是箇小縣

分倒有仗義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此處數段俱是冷題然寫然却將打

虎時牽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土兵收了將了映出來十二三兩銀子與了前文問中一許只謂口頭活話鄭哥的老爹

不意至此應出此文精細如此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

不迭又妙寫出義烈感人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招詞刀仗武大骨殖帶了一在縣吏處

千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衆人到得府前看的人閃動了衙門口且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即

陞廳那陳府尹是箇聰察的官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千人犯就當廳先把陽穀縣中文看

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



錄一遍把贓物并行兇刀仗封了發與庫子收領

上庫武大骨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

了下在牢裏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在

提事司監死囚牢裏收了是縣何憤憤府何察察只

耳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鄆哥四家隣

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好本至西門慶

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細斷

那何九叔鄆哥四家隣舍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

了武松下在牢裏自有幾箇土真送飯此句忽憶

論語人皆有兄弟我且說陳府尹哀憐武松是箇

仗義的烈漢時嘗差人看覷他因此節級牢子都

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喫讀至此處忽又

兄弟一語歎陳府尹把這招藁卷宗都改得輕了

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却使箇心腹人齎了一封緊

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此篇寫武松既

四邊人定不得都寫得異嘗譬如畫虎者四邊



漫謂難得陳文昭那刑部官有和陳文昭好的把

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據王婆縣招

此獨首生情造意哄誘通姦唆使本婦下藥毒死

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仍入此

未嘗不採以致殺傷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

合凌遲處死妙據武松難係報見之讐鬪殺西門

慶姦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春杖四十刺配

二千里外妙姦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妙其

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妙文書到日即便施行妙

似依決不待時律然實為東平府姓陳文昭看

了來文隨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鄰舍

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等都到廳前聽斷牢中取

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春杖四十上下

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好獨與前後

取一百七斤半鐵葉團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

得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餘一千眾人



省諭發落各放寧家大半裏取出王婆當廳聽命

讀了朝廷明降這剛便有一分寫了犯錄牌這剛便有一分

畫了伏狀這剛便有一分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這剛便有一分

四道長釘三條綁索這剛便有一分東平府尹判

了一箇字剛便有一分上坐下擡這剛便有一分

七分破皺響碎鑼鳴便有三分犯錄前引混

棍後催便有四分兩把尖刀舉一朶紙花搖

五字句這剛帶去東平府市心裏喫了一剛

先都話裏只說武松帶上行枷看剛了王婆此句不是

寫出暢快正顯上文數行都自武有那原舊的上

鄰姚二郎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

收受極細者為他開銀鋪也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

了文帖着兩箇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府

尹發落已了只說武松與兩箇防送公人上路有

那原跟的土兵付與了行李極細亦回本縣去了武

松自和兩箇公人離了東平府迤邐取路投孟州



第五才子書第十回

來那兩箇公人知道武松是箇好漢一路只是小心伏侍他不敢輕慢他些箇亦獨與諸人武松見

他兩箇小心也不和他計較包裹內有的是金銀但過村坊舖店便買酒買肉和他兩箇公人喫話

休絮絮武松自從三月初頭殺了人好坐了兩箇月監房好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好

去年此際楊志在二龍山下炎炎火日當天爍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涼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

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箇人已到嶺上却是巳牌

時分武松道你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喫兩箇公人道也說得是三箇人迤過嶺來只

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數間草屋傍着谿邊柳樹上挑出箇酒帘兒如武松見了指道那里

不有箇酒店三箇人迤下嶺來山岡邊見箇樵夫挑一擔柴過去並無姓名只作武松叫道漢子借

問這里叫做甚麼去處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



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坡名絕妙自表其文心交

又四出如十字字也前寶珠篇中已詳論之武松問了自和兩箇公人一

直逵到十字坡邊看時為頭一株大樹四五箇人

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纏着。如看看抹過大樹邊

早望見一箇酒店門前懸檻邊坐着一箇婦人。正曹

店中一箇婦人不知誰寶誰王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

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釵銀鬢邊插着些野花。如畫

遠望寫一番見武松同兩箇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

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搽一臉

胭脂鉛粉敞開胸脯露出桃紅紗子腰上面一色

金鈕。如畫或遠或近看寫一番此婦人既遠近皆詳

矣乃覺眼前心十說道客官歇脚了去本家有**好**

酒。如逢鬼母何也要點心時好大饅頭。色行貨兩箇公

人和武松入到裏面一副栢木卓凳座頭上兩箇

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下肩坐了武松先

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卓子上解了腰間搭



膊脫下布衫兩箇公人道：「這里又没人看見，我們擔些利害，且與你除了這枷，快活喫兩碗酒，便與武松揭了封皮，除下枷來，放在卓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邊，懸檻上。」景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前寫潘氏用許多笑字，此寫二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少，只顧燙來肉便切三斤來。」發算錢還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又說一句，深表大樹坡本色，道地行貨也。武松道：「也把三二十箇來做。」

點心那婦人嘻嘻地笑着，入裏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切出兩盤肉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竈上取一籠饅頭來，放在卓子上。兩箇公人拏起來，便喫。武松取一箇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里有人肉的饅頭，狗肉的滋味。我家饅頭積祖是黃牛。」武松道：「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大樹。」



十字坡客人誰敢那單過肥的切做饅頭餛飩瘦的却把去填河只圖押韻遂與今日詩社無異不意武二天人亦復不免那婦人

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捏出來的武松道我見這饅頭餛飩內有幾根毛一像人小便處的毛一

般雖是說饅頭乃其語翻襲之以此疑忌武松又極已入風話矣讀之絕倒

問道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見絕妙風話那婦人道

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急地時你獨自

一箇須冷落絕妙風話宛然令燉聲口那婦人笑着尋思道這

賊配軍却不是作死倒來戲弄老娘正是燈蛾撲

火惹焰燒身不是我來尋你我且先對付那厮這

婦人便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喫幾碗了去後面樹

下乘涼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也說一句風話絕妙武松

聽了這話自家肚裏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

你看我且先要他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

生淡薄別有甚好酒請我們喫幾碗那婦人道有

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渾些武松道最好越渾



越好只是風話那婦人心裏暗笑便去裏面托出一鏞

渾色酒來武松看了道這箇正是好生酒只宜熱

喫最好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省得我燙來你

嘗看婦人自笑道這箇賊配軍正是該死倒要熱

喫這藥却是發作得快那斯當是我手裏行貨燙

得熱了把將過來篩做三碗笑道客官試嘗這酒

兩箇公人那里忍得饑渴只顧拿起來喫了武松

便道娘子我從來喫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來與

我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人去却把這酒潑在僻

暗處只虛把舌頭來呷道好酒還是這箇酒衝得

人動寫得武二真是妙人那婦人那曾去切肉只虛

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兩箇公人

只見天旋地轉禁了口望後撲地便倒武松也雙

眼緊閉撲地仰倒在凳邊妙人只聽得笑道只聽得

着了繇你好似鬼喫了老娘的洗脚水便叫小二

小三快出來只聽得飛奔出兩箇蠢漢來聽得妙絕聽



俗本無  
心箇聽  
字故知  
吉本之  
妙

第五才子書 十字坡

他把兩箇公人先扛了進去，這婦人便來卓上提。那包裹并公人的纏袋，想是捏一捏約莫裏面，已是金銀。想是妙絕約莫只聽得他大笑道：只聽得妙絕今日得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饅頭賣。又得這若干東西，聽得把包裹纏袋提入去了。聽得妙絕隨聽他出來看這兩箇漢子扛檯武松，聽他妙絕先却放出筆來，單寫武松那里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人。妙只聽得婦人喝道：只聽得妙絕你這鳥

男女只會喫飯喫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一段這箇烏大漢，却也會戲弄老娘。又一段這等肥胖好做黃牛肉賣。積祖之言不謬那兩箇瘦蠻子只好做水牛肉賣。又一段扛進去先開剝這廝用。又一段說出許多使武聽他，一頭說一頭想，是脫那綠紗衫兒，解了紅絹裙子。聽他妙絕赤膊着。必須赤膊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妙人生平把兩隻手一拘拘，將攏來當胸前。

第五才子書 卷三十一 七



樓○住○無○十五字句○思○之○絕○倒○武○二○真○正○妙○人○却○把○兩○  
隻○腿○望○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挾○壓○在○婦○人○身○上○寫○

妙○人○無○可○不○可○思○之○絕○倒○胸○前○樓○住○只○見○他○殺○  
壓○在○身○上○皆○故○作○醜○語○以○成○奇○文○也○

豬○也○似○叫○將○起○來○此○處○殺○猪○也○似○一○聲○却○於○眼○中○

看○見○奇○文○那○兩○箇○漢○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

聲○驚○得○呆○了○那○婦○人○被○按○壓○在○地○上○只○叫○道○好○漢○

饒○我○那○里○敢○掙○扎○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歇○在○

門○首○上文無端一閃令讀者幾成眼挫至此忽又閃來望○見○武○松○按○倒○那○

婦○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

怒○且○饒○恕○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

脚○踏○住○婦○人○提○着○雙○拳○看○那○人○特○寫得如畫頭○帶○青○紗○

凹○面○中○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絆○護○膝○人○搭○麻○鞋○腰○

繫○着○纏○袋○生○得○三○拳○骨○叉○臉○兒○微○有○幾○根○髭○鬚○年○

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叉○手○不○離○方○寸○說○道○願○聞○

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

松○的○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



武松回道然也。須知此二字是得意語。那人納頭便拜道聞

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莫非是這婦人

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天下亦有所對非所問而恰成妙對

乃至一字不復可換者如此語是也。有眼不識泰山不知怎地觸犯

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武松慌忙放起

婦人來便問我看你夫妻兩箇也不是等閒的人

當知此句不是寫武松眼力正是表夫妻二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

穿了衣裳。絕門字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却纔

衝撞嫂嫂休怪。忽然叫出嫂嫂二字令我一驚。方殺一嫂嫂又認一嫂嫂真是行

文如那婦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

伯恕罪且請伯伯裏面坐地。前文潘氏叫得叔叔

得伯伯伯一片響叔叔伯伯激應奇絕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

大名如何知我姓名。知己之感千古所同獨不那

人道小人姓張名青原是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

大相國寺菜園後又見此處為因一時間爭些小事性起把這

光明寺僧行殺了放把火燒做白地。遂與魯後來



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樹坡下  
剪徑忽一日有箇老兒挑擔子過來小人欺負他  
老搶出去和他厮併鬪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  
匾擔打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剪徑因見  
小人手脚活便帶小人歸去到城裏教了許多本  
事又把這箇女兒招贅小人做了女婿城裏怎地  
住得只得依舊來此間蓋些草屋賣酒為生實是  
只等客商過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藥與他

喫了便死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肉  
做餡子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裏賣如此  
度日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  
菜園子張青俺這渾家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事  
特表二娘人都喚他做母藥又孫二娘小人却纔回來  
聽得渾家叫喚誰想得遇都頭小人多曾分付渾  
家道三等人不可壞他第一是雲遊僧道奇文○  
張青為  
頭是最惜和尚便前牽魯達後挽武松  
矣布絡展筆如畫家所稱大落墨也他不曾受



武松提

十字坡

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則恁地也。爭些兒壞了。一箇驚天動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姓魯名達。此事傳中未嘗正寫，只是魯達口中述一遍。此處張青口中述一遍耳。另為因三拳打死了一箇鎮關西。逃是。一樣奇格。為因他脊梁上有花繡江湖。走上五臺山落髮為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繡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魯智深。獨詳其做和尚之故。後文武松作案。使一條渾鐵禪杖，重六十來斤。獨詳禪杖為後也。戒刀作案。從這里經過，渾家見他生得肥胖。也身黃牛。酒裏下了。

和箇甚麼

些蒙汗藥，扛入在作坊裏，正要動手開剝。小人恰好歸來，見他那條禪杖，非俗却慌忙把解藥救起來。從禪杖上識出英雄出色奇語。結拜為兄。此四字是一篇眼目。與後結拜為弟四字對看，是張青牛平之心也。打聽他近日占了二龍山寶珠寺。張青一篇，只重魯達，不重楊志，故特另加甚麼別之。以霸在那方落草。小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只是不能教去。間中開放一線。武松道：這兩箇。張青一篇自重魯達，武松分中却無輕重，故平提之也。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

第五十一卷三十一



第五才子書 十字坡 貫華堂

張青道只可惜了一箇頭陀長七八尺一條大漢

連魯達事畢忽然又撰出一箇頭陀來黃也把來

昏風雨大黑如磐每憶此文心絕欲死

麻壞了小人歸得遲了些箇已把他卸下四足如

今只留得一箇箇頭的鐵界尺一領皂直裰一張

度驟在此無端撰出一箇頭陀便生出數般器具

亦為蚨血所塗故有子母環帖之能也別的都

先出三件人下史出二件文筆旋舞而下別的

不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

頂骨做成的數珠人但知上文先出三件陪下二

一件陪一件是兩把雪花鎖鐵打成的戒刀前魯達

見俺戒刀喫驚此又將留下戒刀三翻想這頭陀

也自殺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要便半夜裏嘯響

看他人骨數珠不更註一語獨將戒刀出小人只

恨道不曾救得這箇人心裏嘗嘗憶念他張青第

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此段於文情前後無

與武松殺潘氏反映耳行院妓女則他們是衝

可饒恕敗壞風俗如潘氏胡可得恕也

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若

第二段 存間 然亦 武亦 殺潘 行捕



第三段  
正文  
合本

第五才子書之十字坡

黃華堂

還結果了他那厮們你相傳去戲臺上說得我  
 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第三是各處  
 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裏頭切不可壞  
 他然後止入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  
 衝撞了都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却是如何了起  
 這片心上文一篇長話却對武松說至尾後忽母  
 藥又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  
 沉重二乃怪伯伯說起風話又叫兩因此一時起

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的人何肯戲弄良人將  
 回兩大篇文字直提出來我見嫂嫂雙得我包裹緊先疑忌了  
 因此特地說些風話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  
 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拏住甚是衝撞了  
 嫂嫂休怪又叫兩聲嫂嫂此處張青大笑起來  
 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裏坐定武松道兄長你  
 且放出那兩箇公人則箇寫武松張青便引武松  
 到人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綑着幾張人皮妙梁

第五十一卷三十一

黃華堂



上○弔○着○五○七○條○人○腿○妙見那兩箇公人一顛一倒

挺○着○在○剗○人○凳○上○妙○特○詳○之○以○為○昔○之○魯○達○今○

之○公○人○一○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箇○來○張○青

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

門○慶○并○嫂○的○緣○繇○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箇

歡○喜○不○盡○開○以○叔○試○嫂○却○歡○喜便對武松說道小

人○有○句○話○說○未○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但○說○不

妨○張○青○不○慌○不○忙○對○武○松○說○出○那○幾○句○話○來○有○分

教武松大鬧了孟州城、開動了安平寨、直教打翻

拽象拖牛、漢懶倒擒龍捉虎、人畢竟張青對武松

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三十二

聖歎外書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震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上文寫武松殺人如管真是血濺墨缸腥風  
透筆矣入此回忽然就兩箇公人上三翻四  
落寫出一片菩薩心胸一若天下之大仁大



慈○又○未○有○仁○慈○過○於○武○松○也○者○於○是○上○文○屍  
 腥○血○跡○洗○刷○淨○盡○矣○蓋○作○者○正○當○寫○武○二○時  
 胸○中○真○是○出○格○擬○就○一○位○天○人○憑○空○落○筆○喜  
 則○風○霏○露○灑○怒○則○鞭○雷○叱○霆○無○可○無○不○可○不  
 期○然○而○然○固○久○非○宋○江○之○逢○人○便○哭○阮○七○李  
 逵○之○搯○刀○便○撼○者○所○得○同○日○而○語○也

讀○此○回○至○武○松○忽○然○感○激○張○青○夫○妻○兩○箇○之  
 語○嗟○呼○豈○不○痛○哉○夫○天○下○之○夫○妻○兩○箇○則○盡

夫○妻○兩○箇○也○如○之○何○而○至○於○松○之○兄○嫂○其○夫  
 妻○兩○箇○獨○遠○至○於○如○此○之○極○也○天○乎○人○乎○念  
 松○父○松○母○之○可○以○生○松○而○不○能○免○於○生○松○之  
 兄○是○誠○天○也○非○人○也○然○而○兄○之○可○以○不○娶○潘  
 氏○與○松○之○可○以○不○捨○兄○而○遠○行○是○皆○人○之○所  
 得○為○也○非○天○也○乃○松○之○兄○可○以○不○娶○潘○氏○而  
 財○主○又○必○白○白○與○之○松○之○志○可○以○不○捨○兄○而  
 遠○行○而○知○縣○又○必○重○重○托○之○然○則○天○也○非○人



身○五○子○書○威○震○安○平○寨○  
誠○斷○斷○然○矣○嗟○呼○今○而○後○松○已○不○信○天○下○之○  
大○四○海○之○內○尚○有○夫○良○妻○潔○雙○雙○兩○箇○之○奇○  
事○而○今○初○出○門○庭○初○接○人○物○便○已○有○張○青○一○  
對○如○此○可○愛○松○卽○金○鐵○爲○中○其○又○能○不○向○壁○  
彈○淚○乎○耶○作○者○忽○於○敘○事○縷○縷○中○奮○筆○大○書○  
云○武○松○忽○然○感○激○張○青○夫○妻○兩○箇○嗟○呼○真○妙○  
筆○矣○忽○然○字○俗○本○改○作○因○此○字○又○於○兩○箇○下○  
增○厚○意○字○全○是○學○究○注○意○盤○殮○之○語○可○爲○唾○

抹○今○並○依○古○本○訂○定○

連○敘○管○營○逐○日○管○待○如○云○一○箇○軍○人○托○着○一○  
箇○盒○子○看○時○是○一○大○盞○酒○一○盤○肉○一○盤○子○麪○  
又○是○一○大○碗○汁○晚○來○頭○先○那○箇○人○又○頂○一○箇○  
盒○子○來○是○幾○般○菜○蔬○一○大○盞○酒○一○大○盤○煎○肉○  
一○碗○魚○羹○一○大○碗○飯○不○多○時○那○箇○人○又○和○一○  
箇○人○來○一○箇○提○隻○浴○桶○一○箇○提○一○桶○湯○送○過○  
浴○裙○手○巾○便○把○簾○篋○鋪○了○紗○帳○掛○起○放○箇○涼○



枕○叫○聲○安○置○明○日○那○箇○人○又○提○桶○面○湯○取○漱  
 口○水○又○帶○箇○待○詔○籠○頭○縮○髻○子○裏○巾○幘○又○一  
 箇○人○將○箇○盒○子○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  
 一○大○碗○飯○喫○罷○又○是○一○盞○茶○搬○房○後○那○箇○人  
 又○將○一○箇○提○盒○看○時○却○是○四○般○菓○子○一○隻○熟  
 鷄○又○有○許○多○蒸○捲○兒○一○注○子○酒○晚○間○洗○浴○乘  
 涼○如○此○等○事○無○不○細○細○開○列○色○色○描○畫○嘗○言  
 太○史○公○酒○帳○肉○簿○為○絕○世○奇○文○斷○惟○此○篇○足

以○當○之○若○韓○昌○黎○畫○記○一○篇○直○是○印○板○文○字  
 不○足○道○也

將○寫○武○松○威○震○安○平○却○於○預○先○一○日○先○去○天  
 王○堂○前○間○走○便○先○安○放○得○箇○青○石○墩○在○化○紙  
 爐○邊○奇○矣○又○奇○者○到○明○日○正○寫○武○松○演○試○神  
 力○之○時○却○偏○不○一○直○寫○偏○先○寫○得○一○半○如○云  
 輕○輕○抱○一○抱○起○隨○手○一○撇○打○入○地○下○一○尺○來  
 深○如○是○便○止○却○自○畱○下○後○半○再○作○一○番○寫○來



如云一○提○一○擲○一○接○輕輕○仍○放○舊○處○直○至○如○此○方○是○武○松○全○副○神○力○盡○情○托○出○之○時○却○又○還○有○一○半○在○後○如○云○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是○也○讀○第○一○段○並○不○謂○其○又○有○第○二○段○讀○第○二○段○更○不○謂○其○還○有○第○三○段○文○勢○離○奇○屈○曲○非○目○之○所○嘗○觀○也

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及比及都頭去牢城營裏受苦不若就這里把兩箇公人

一路都寫武二神威不  
是人間  
埃徑

做○翻○且○只○在○小○人○家○裏○過○幾○時○此○一○句○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張○青○生○平○一○片○之○心○此○一○句○處○已○只○提○魯○達○為○一○篇○大○文○之○綱○領○武○松○道○最○是○兄○長○好○心○顧○盼○小○弟○只○是○一○件○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早○伏○蔣○門○神○這○兩○箇○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妙○語○直○襯○出○殺○你○若○敬○愛○我○時○敬○愛○二○字○妙○絕○武○松○天○便○與○我○救○起○



他兩箇來不可害他。特表武松仁慈之至。張青道：都頭既然

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了。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

剥人凳上攬起兩箇公人來。孫二娘便去調一碗

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半箇時辰，兩

箇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看了武松

說道：我們却如何醉在這裡？這家恁麼好酒？我們

又喫不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回來再問他買

喫。隨筆揚武松笑將起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箇

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箇火家自去宰殺鷄鶩，煮

得熟了，整頓杯盤，端坐。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

下。夏景。放了桌凳，坐頭。張青便邀武松并兩箇公人

到後園內。武松便讓兩箇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

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張青待武松也，武松却不上坐。蓋預以弟道自居，令人

又提着武大當年悲從中來也。孫二娘坐在橫頭。二娘固不必避

一坐男女雜亂，便忽提出武大夫妻初見武二之日，不勝風景，不殊之痛也。作者挑逗之工於斯極

矣。兩箇漢子輪番斟酒來，往搬擺盤饌。張青勸武



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武○松○看○了○果  
是○鎖○鐵○打○的○非○一○日○之○功  
看他將戒刀讚誦一番。摩娑一番。加意極矣。

兩○箇○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却○是○殺○人○放○火  
的○事○武○松○又○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疎○財○如  
此○豪○傑○如○今○也○為○事○逃○在○柴○大○官○人○莊○上  
此却是武松生

平○一○片○之○心○不○得○不○說○兩○箇○公○人○聽○得○驚○得○呆○了  
又○不○使○宋○江○一○邊○開○兩○箇○公○人○聽○得○驚○得○呆○了  
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你○兩○箇○送○我○到○這○里○了○終  
不○成○有○害○你○之○心  
武松仁慈。我等江湖上好漢們

說○話○你○休○要○喫○驚○我○們○並○不○肯○害○為○善○的○人○你○只  
顧○喫○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  
頗頗表出武松仁慈者所以盡

情洗刷上文殺奸夫淫婦之污穢。以見武松真正天人雷霆風雨各極其用。不比梁山李逵阮七之徒草菅人命以為作戲也。描寫至此真神筆哉。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次

日○武○松○要○行○張○青○那○里○肯○放○一○連○畱○住○管○待○了○三  
日○武○松○忽○然○感○激○張○青○夫○妻○兩○箇  
失一哥哥得一哥哥一箇兄弟

方做完一箇兄弟重做起文心淋漓飛舞讀之有海霞赤城之觀。忽然感激四字寫武二真天人也。論○年○齒○張○青○却○長○武○松○九○年  
是年武松二十六歲也。俗本九年



一本還字下有清字

第五才子書 威震安平寨 第十 貫華堂

年五 因此張青便把武松結拜為弟與前結拜為兄四字對看

是張青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置酒送路取

出行行李包裹纏袋來交還了不見他進去却又送

十來兩銀子與武松把二三兩零碎銀子齎發兩

箇公人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與了兩箇公

人打虎一千貫便分獵戶張青送十兩又與公人

遠遠未出武松身無長物便為後而差撥一篇

奇文作地不知文者帶上行伽依舊貼了封皮

使歎其揮金如上也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忽然感激上東

細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忽然感激京時

嫂嫂不送出門前還有哥哥送出門前也到得配

孟州時已并無哥哥送出門前天下為兄弟若不

止一人亦有如是之怨毒者乎今忽然於路匆萍

水之張青夫婦反生受其雙雙送出門前親兄武

大靈魂不遠今竟何在哉忽然感激灑出淚來武

二天人故感激灑淚也反映前文至於如此真

正才子萬世只得灑淚別了取路投孟州來未及

不能易也 聽午早來到城裏直至州衙當廳投下了東平府

文牒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與兩箇公

人回去不在話下隨即却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

營來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前看見一座牌額上



書三箇大字寫着道安平寨公人帶武松到單身

房裏公人自去下文書討了收管不必得說武松

自到單身房裏早有十數箇一般的囚徒來看武

松說道此書先係一段小文便要故意相犯如好此文亦與林冲初到牢城營不換一筆

漢你新到這里包裹裏若有人情的書信并使用

的銀兩取在手頭疏無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

他若喫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没人情送與他時

端的狼狽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報你知

將冲差撥管營處都有書信銀

兩武松兩處都無宋江

牢手有節級無寫出他

一箇自愛一箇

神威一箇

各各不

同

道豈不聞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

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

小人身邊畧有些東西若是他好問我討時便送

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不是寫武松不知世塗只

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只是

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見一箇道差撥官人來了

衆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單身房裏反



下奇只見那箇人走將入來問道那箇是新到囚

徒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撥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

人新直須要我開口說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

陽穀縣做都頭只道你曉事如何這等不達時務

你敢來我這里貓兒也不喫你打了隨景成趣武松道

你到來發話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半文也沒妙

然世人都恒道之而不能知其妙何者蓋沒錢至

於沒一文止矣若夫半文者乞人亦不要也偏說

半文也沒蓋我精拳頭有一雙相送貓兒不喫打

云沒之至也何我沒地裏到把我發回陽穀縣去不成絕倒語

說不出那差撥大怒去了又有眾囚徒走攏來妙波

却與林冲說道好漢你和他強了少間苦也他如

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必然害你性命武松道不

怕隨他怎麼奈何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此八字

不是蠻皮蓋其胸中計畫已定然千載看正在

那里說未了只見三四箇人來單身房裏叫喚新



到囚人武松文情險絕武松應道老爺在這裡又不走

了大呼小喝做甚麼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帶到

點視廳前那管營相公正在廳上坐五六箇軍漢

押武松在當面管營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囚

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

一百殺威棒那兜花的背將起來武松道都不要

你衆人鬧動要打便打也不要兜花我若是躲閃

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漢寫出打虎是得意之事從先打過的

都不算從新再打起絕倒我若叫一聲便不是

陽穀縣爲事的好男子寫出殺嫂又是得意兩邊

看的人都笑道這癡漢弄死且看他如何熬上下

是武松一連說話中間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

棒兒打我不快活其文與上陽穀爲事兩下衆人

都笑起來那軍漢拏起棍來吆呼一聲文筆只見

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箇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

四五年紀白淨面皮三柳鬚額頭上縛着白手



第五十一回 威震安平寨

帕奇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

絡着手奇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朶邊畧說了幾

句話只見管營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曾

害甚病來妙一路看他寫管營手柔武武松道

我於路不曾害妙酒也喫得肉也喫得飯也喫得

路也走得妙妙反說管營道這廝是途中得病到

這里我看他而皮纔好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妙

兩邊行杖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

相公將就你你快只推曾害便了加贈武松道

不曾害不曾害妙妙反說打了倒乾淨我不要留

這一頓寄庫棒新寄下倒是鈎腸債新幾時得了

妙兩邊看的人都笑若無此句便是一管營一武

無人管營也笑道想是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了不

會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單身房

裏妙然然而何也我又欲疾讀下去得知其故又

欲且止試一思之願天下後世之讀是書者至

此等處皆且三四箇軍人引武松依前送在單身

止試思也

第五十一回 卷之三十二



房裏衆囚徒都來問道你莫不有甚好相識書信

與管營麼妙波武松道並不曾有衆囚徒道若沒

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武

松道還是怎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晚把兩

碗乾黃倉米飯來與你喫了趁飽帶你去土牢裏

把索子細翻着蒙薦捲了你塞了你七竅顛倒豎

在壁邊不消半箇更次便結果了你性命這箇喚

做盆吊上文脫過成棒讀者雖未審何故然已心

翻出兩番刑法來使讀者重復憂起絕世奇格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

衆人道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網了却把一箇布

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箇更

次便是死的這箇喚土布袋偏有兩樣寫武松又

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絕倒衆人道只是這

兩件怕人些其餘的也不打緊衆人說猶未了只

見一箇軍人托着一箇盒子入來問道那箇是新

配來的武都頭不叫作囚人武松答道我便是有



甚麼話說妙那人答道管營叫送點心在這里武

松看時一大鑊酒一盤肉一盤子麵又是一大碗

汁寫得出奇竟不知其何也逐色武松尋思道

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喫了却來對付我妙我且

落得喫了却又理會武松把那鑊酒來一飲而盡

把肉和麵都喫盡了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去了

見有武松坐在房裏尋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

來對付我妙看看天色晚來只見頭先那箇人成

看他一路歷落  
寒亂寫  
下無數  
只見一箇人只  
見那箇  
妙絕

善隨寫又頂一箇盒子入來奇武松問道你又來

怎地妙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里擺下幾般菜蔬

又是一大鑊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

又逐色武松見了暗暗自忖道喫了這頓飯食必

然來結果我妙且繇他使死也做箇飽鬼落得喫

了却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喫了收拾碗碟回去了

又去了不多時那箇人又和一箇漢子兩箇來越

竝無事奇得出一箇提着浴桶亦逐一箇提一大桶湯逐件



來看着武松道請都頭洗絕武松想道不要

等我洗浴了來下手妙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

洗那兩箇漢子安排領下湯不要武動武松跳在浴

桶裏面洗了一回隨卽送過浴裙手巾細細寫出

來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箇自把殘湯領了細細

服提了浴桶去了去一箇便把藤篋句紗帳件細細

開將來掛起細細鋪了藤篋服事放箇涼枕服事

叫了安置何等細細也回去了也去了武松把門

關上栓了着此句妙寫出自在裏面思想道這箇

是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妙放倒頭便自

睡了一夜無事此四字各處天明起來纔開得房

門只見夜來那箇人出奇提着桶洗面湯進來教

武松洗了面一又取漱口水漱了且二又帶箇篋

頭待詔來早飯前寫到面湯奇矣又寫出替武松

篋了頭縮箇髻子裹了巾幘加一倍寫都不要

武松又是一箇人將箇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



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又逐色開列○武○松○想○道○

繇○你○走○道○見○妙○我○且○落○得○喫○了○武○松○喫○罷○飯○便○是○

一○盞○茶○加此一句與上締髻却纔茶罷只見送飯

的○那○箇○人○來○請○道○這○里○不○好○安○歇○請○都○頭○去○那○壁○

房○裏○安○歇○搬○茶○搬○飯○却○便○當○此一嚇却不可當武

松○道○這○番○來○了○妙我亦驚謂○我○且○跟○他○去○看○如○何○

一○箇○使○來○收○拾○行○李○被○卧○一○箇○引○着○武○松○右他連用無數

一○箇○亂山蔥籠之勢○那○箇○字○有○離○了○單○身○房○裏○來○到○前○面○一○箇○去○

處○推○開○房○門○來○重○面○乾○乾○淨○淨○的○牀○帳○兩○邊○都○是○

新○安○排○的○桌○凳○什○物○也何○武○松○來○到○房○裏○看○了○存○想○

道○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裏○去○却○如○何○來○到○這○般○去○

處○便是○比○單○身○房○好○生○齊○整○武○松○坐○到○日○中○那○箇○

人○又○將○一○箇○提○盒○子○入○來○手○裏○提○着○一○注○子○酒○未還

歸○結○還○要○寫○出○許○多○恭○敬○來○文情奇肆至此○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

四○般○菓○子○一○隻○熟○雞○又○有○許○多○蒸○捲○兒○逐色開列

變○那○人○便○把○熟○雞○來○斯○了○詩云斧以斯之是此斯字出處也俗本作撕字



將注子裏好酒篩下請都頭喫細細開列武松心

裏忖道畢竟是何如妙到晚又是許多下飯忽又

請武松洗浴了省乘涼忽增歇息並無武松自思

道眾囚徒也是這般說我也這般想却怎地這

般請我妙到第三日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省

武松那日早飯罷行出寨裏來開走管營看顧後

得知其故久矣忽然被入連日看待之厚一篇煩

文項景雖一往如在山陰道中耳目應接不暇然

世所 只見一般的囚徒都在那里擔水的劈柴的

做雜工的却在晴日頭裏晒着正是六月炎天那

里去躲這熱開武松却背叉着手本借囚徒做

却又反借武松叉手觀出囚徒用筆真問道你們

却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此語與何不肉糜何異

作者極意眾囚徒都笑起來回說道好漢你自不

知我們撥在這裡做生活時便是人間天上了如

何敢指望嫌熱坐地還別有那没人情的將去鎖



在大牢裏求生不得死不得死大鐵鏈鎖着

也要過哩武松聽罷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見

紙爐邊一箇青石墩倒插而入午讀有箇關眼是

縛竿脚的連後文手提處都先好塊大石又喝一

下文出色傳云白受采乃世又有武松就石上

坐了一會便回房裏來只開開坐地了自有想妙

只見那箇人又搬酒和肉來脚上又找話休絮煩

半日亦細煩之極矣偏說休絮煩武松自到那房裏住了數日每

日好酒好食搬來請武松喫並不見害他的意武

松心裏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將酒食

來又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那人道不惟武

住了連續讀者亦忍不住了不惟讀者你是誰家伴

當怎地忍不住了雖作者亦不好又忍住了小人前日

已稟都頭說了寫得半明半滅妙極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裏

梯已人武松道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

教你將來請我句喫了怎地句那人道是管營相



第五才子書 威震安平寨 六 貫華堂

公家裏的小管營奇文蓋武松本與魯達一睡。故魯達有老神經略相公小神經

管相公武松有老施管營教送與都頭喫武松道

我是箇因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

營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喫那人道小人如

何省得小管營分付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箇月

却說話忽又一頓頓管武松道却又作怪終不成

將息得我肥胖了却來結果我妙這箇悶葫蘆教

我如何猜得破這酒食不明我如何喫得安穩你

只說與我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在那里曾和

我相會我便喫他的酒食三十那箇人道便是前

日都頭初來時廳上立的那箇白手帕包頭絡着

右手那人便是小管營三十一字句並不說出

也武松道莫不是穿青紗上蓋蓋立在管營相公

身邊的那箇人二十字句將裝束那人道正是

武松道我待喫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是麼

只一句陡將前文兩節奇事併作一事那人道正是武松道却又蹺



第五十一回 威震安平寨 貫華堂

踐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不

相識如何這般看覷我必有箇緣故洪鐘我且問

你那小管營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

奉棒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

必是箇好男子人你且去請他出來和我相

見了這酒食便可喫你的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

厮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喫那人道小管營分付小

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箇月方纔

說知相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營出

來和我相會了便罷那人害怕那里肯去至此又

武松焦躁起來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多時偏能

頓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看着武松便拜出

妙便拜妙武松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箇治下的

囚徒自來未曾拜識尊顏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

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

點兒差遣正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施恩答道小



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  
 穀相見今日幸得兄長到此正要拜識威顏只恨  
 無物款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却纔聽  
 得伴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箇月却有話說  
 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話武施恩道村僕不  
 省得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道却如何造次說得  
 武松道管營恁地時却是秀才要倒教武松癩破  
 肚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武施

恩道既是村僕說出了小弟只得告訴因為兄長  
 是箇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長  
 便行得特特說出如許一箇大冒頭却只說得只  
 是兄長遠路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足且請將息  
 半年三五箇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却對兄長  
 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營聽稟我去  
 年害了三箇月癩疾一句言是三景陽岡上酒醉  
 裏打翻了一隻大蟲一句言又也只三拳兩脚便



自○打○死○了○一句言尚何○况○今○日○此句言今日既非

有全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說○且○等○兄○長○再○將○養○幾○

時○待○貴○體○完○完○備○備○那○時○方○敢○告○訴○索性再武○松○

道○只○是○道○我○沒○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

見○天○王○堂○前○那○箇○石○墩○約○有○多○少○斤○重○忽然踴躍而人施○

恩○道○敢○怕○有○三○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

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道○請○喫○罷○酒○了○同○

去○再加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喫○未○遲○兩○箇○來○到○天○

王○堂○前○眾○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都○躬○身○唱○

喏○此句不是開筆寫景蓋到插衆武○松○把○石○墩○畧○

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真○箇○嬌○惰○了○那○里○拔○得○動○妙奇

無比文勢亦先施○恩○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

得○他○武○松○笑○道○妙人小○管○營○也○信○真○箇○拏○不○起○你○衆○

人○且○躲○開○看○武○松○拏○一○拏○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

脫○下○來○拴○在○腰○裏○把○那○箇○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

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撇○撲○地○打○下○地○裏○一○尺○



看他提  
字與提  
字頂針  
擲字與  
擲字頂  
針接字  
與接字  
頂針又  
看他兩  
段一段  
用輕輕  
地三字  
起一段  
用輕輕  
地三字  
止

第五才子書 威震安平寨

來深如此可謂奇絕矣却只是衆囚徒見了盡皆

駭然插入衆人一句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

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起去離地一丈來高武

松雙手只一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此方

在後奇絕之筆一回過身來看看施恩并衆囚徒

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此又是一半合一

不跳不喘始末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便拜不

全副武松也覺抱住也敬之至愛之至不道兄長非凡人也真天

神二語寫得宛然是連衆囚徒一齊都拜道真神

人也此句即齊和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

坐了武松道小管營今番須用說知有甚事使令

我去施恩道且請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時却

得相煩告訴武松道你要教人幹事不要這等兒

女相妙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了妙便是一刀一割

的勾當武松也替你去幹若是有些話候的非爲

人也妙不是此數語何以出一那施恩叉手不

篇之氣故知下筆皆有分數



第五才子書  
威震安平寨  
離方寸纔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武松顯出那殺人的手段重施這打虎的威風正是雙拳起處雲雷吼飛脚來時風雨驚畢竟施恩對武松說出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燕耐菴水滸傳卷之三十二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三十三

聖歎外書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嘗怪宋子京官給椽燭修新唐書嗟乎豈不  
冤哉夫修史者國家之事也下筆者文人之  
事也國家之事止於敘事而止文非其所務



第五才子書 醉打蔣門神 賈書堂

也○若○文○人○之○事○固○當○不○止○敘○事○而○已○必○且○心  
以○為○經○手○以○為○緯○躊躇○變○化○務○撰○而○成○絕○世  
奇○文○焉○如○司○馬○遷○之○書○其○選○也○馬○遷○之○傳○伯  
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傳○游  
俠○貨○殖○其○事○游○俠○貨○殖○其○志○不○必○游○俠○貨○殖  
也○進○而○至○於○漢○武○本○紀○事○誠○漢○武○之○事○志○不  
必○漢○武○之○志○也○惡○乎○志○文○是○已○馬○遷○之○書○是  
馬○遷○之○文○也○馬○遷○書○中○所○敘○之○事○則○馬○遷○之

文○之○料○也○以○一○代○之○大○事○如○朝○會○之○嚴○禮○樂  
之○重○戰○陳○之○危○祭○祀○之○慎○會○計○之○繁○刑○獄○之  
恤○供○其○為○絕○世○奇○文○之○料○而○君○相○不○得○問○者  
凡○以○當○其○有○事○則○君○相○之○權○也○非○儒○生○之○所  
得○議○也○若○當○其○操○筆○而○將○書○之○是○文○人○之○權  
矣○君○相○雖○至○尊○其○又○惡○敢○置○一○末○喙○乎○哉○此  
無○他○君○相○能○為○其○事○而○不○能○使○其○所○為○之○事  
必○壽○於○世○能○使○君○相○所○為○之○事○必○壽○於○世○乃

第五才子書 卷之三十三 賈書堂



至百世千世以及萬世而猶歌誦不衰起敬  
 起愛者是則絕世奇文之力而君相之事反  
 若附驥尾而顯矣是故馬遷之為文也吾見  
 其有事之鉅者而繫括焉又見其有事之細  
 者而張皇焉或見其有事之闕者而附會焉  
 又見其有事之全者而缺去焉無非為文計  
 不為事計也但使吾之文得成絕世奇文斯  
 吾之文傳而事傳矣如必欲但傳其事又令

繼悉不失是吾之文先已奉曲不通已不得  
 為絕世奇文將吾之文既已不傳而事又烏  
 乎傳耶蓋孔子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若是乎事無文也其  
 文則史若是乎文無事也其文則史而其事  
 亦終不出於齊桓晉文若是乎文料之說雖  
 孔子亦蚤言之也嗚呼古之君子受命載筆  
 為一代紀事而猶能出其珠玉錦繡之心自



成一○篇○絕○世○奇○文○豈○有○稗○官○之○家○無○事○可○紀○  
不○過○欲○成○絕○世○奇○文○以○自○娛○樂○而○必○張○定○是○  
張○李○定○是○李○毫○無○縱○橫○曲○直○經○營○慘○淡○之○志○  
者○哉○則○讀○稗○官○其○又○何○不○讀○宋○子○京○新○唐○書○  
也○

如○此○篇○武○松○為○施○恩○打○蔣○門○神○其○事○也○武○松○  
飲○酒○其○文○也○打○蔣○門○神○其○料○也○飲○酒○其○珠○玉○  
錦○繡○之○心○也○故○酒○有○酒○人○景○陽○岡○上○打○虎○好○

漢○其○千○載○第○一○酒○人○也○酒○有○酒○場○出○孟○州○東○  
門○到○快○活○林○十○四○五○里○田○地○其○千○載○第○一○酒○  
場○也○酒○有○酒○時○炎○暑○午○消○金○風○颯○起○解○開○衣○  
襟○微○風○相○吹○其○千○載○第○一○酒○時○也○酒○有○酒○令○  
無○三○不○過○望○其○千○載○第○一○酒○令○也○酒○有○酒○監○  
連○飲○三○碗○便○起○身○走○其○千○載○第○一○酒○監○也○酒○  
有○酒○籌○十○二○三○家○賣○酒○望○竿○其○千○載○第○一○酒○  
籌○也○酒○有○行○酒○人○未○到○望○邊○先○已○飾○滿○三○碗○



第五才子書 醉打蔣門神 四 貫華堂

既○畢○急○急○奔○去○其○千○載○第○一○行○酒○人○也○酒○有  
下○酒○物○忽○然○想○到○亡○兄○而○放○聲○一○哭○忽○然○恨  
到○奸○夫○淫○婦○而○拍○案○一○叫○其○千○載○第○一○下○酒  
物○也○酒○有○酒○懷○記○得○宋○公○明○在○柴○王○孫○莊○上  
其○千○載○第○一○酒○懷○也○酒○有○酒○風○少○間○蔣○門○神  
無○復○在○孟○州○道○上○其○千○載○第○一○酒○風○也○酒○有  
酒○贊○河○陽○風○月○四○字○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  
長○十○字○其○千○載○第○一○酒○贊○也○酒○有○酒○題○快○活

林○其○千○載○第○一○酒○題○也○凡○若○此○者○是○皆○此○篇  
之○文○也○竝○非○此○篇○之○事○也○如○以○事○而○已○矣○則  
施○恩○領○却○武○松○去○打○蔣○門○神○一○路○喫○了○三○十  
五○六○碗○酒○只○依○宋○子○京○例○大○書○一○行○足○矣○何  
為○乎○又○煩○耐○菴○撰○此○一○篇○也○哉○甚○矣○世○無○讀  
書○之○人○吾○未○如○之○何○也

話說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  
告訴衷曲之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調調只

第五才子書 卷三十一 貫華堂



揀緊要的話直說來快人快語。每歡古今奏疏。悉是文文。謝謝不揀緊要緊說。

話直說出來。殊不施恩道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是當武松一林也。

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第一箇譚

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

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里

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兒坊往

嘗時小第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提看營裏有

八九十箇擲命囚徒去那里開着一箇酒肉店都

分與眾店家和賭錢兒坊裏但有過路妓女之人

到那里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

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開錢月終也有三二

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一段寫得此林真是快活。近來被這

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路州來帶一箇人到此那

廝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

一箇譚名叫做蔣門神那廝不特長大原來有一

身好本事使得好棒搜拳飛脚相撲為最自誇

神鎗



第五才子書 第六回 打蔣門神 賈書堂

大言道三年上泰嶽爭交不曾有對自是奇語普天之

下沒我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

肯讓他喫那廝一頓拳脚打了兩箇月起不得床

前日見長來時兀自包着頭晃着手應直到如今

瘡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廝打他却有張團

練那一班兒正軍先伏若是鬧將起來和營中先

自折理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

是箇大丈夫得免大憐與連日酒肉何怎地得兄

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只恐

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完力未足因此且教將息半

年三月等貴體氣完力足方請商議不期村僕脫

口失言說了小弟當以實告武松聽罷呵呵大笑

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為上文許多鄭

重一施恩道也只是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

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那吒的本事我

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然沒那吒



的模樣却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藝疎

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却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

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快人快語

然則公又是幾條臂膊若只是既是恁地說了

兩條又如何打得盡許多人也

如今却在這裡做甚麼快人快語有酒時拿了去路上

喫快人快語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廝

和大蟲一般結果他打虎畢竟是武松平生得意

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只作出口成讖施恩

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當行即行未敢

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里探聽一遭若是本人

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廝不在家時却再理會

空自去打草驚蛇倒喫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武

松焦躁道小管營你可知着他打了妙反若與於

也原來不是男子漢做事男子漢做事者閉門如

去便去等甚麼今日明日快人快語要去便走怕他準

備再說一遍正在那里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



出老管營來叫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到後堂少叙片時武松跟了到裏面老管營道義士且請坐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敢對相公坐地老管營道義士休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武松聽罷唱箇無禮喏相對便坐了施恩却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營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長請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時

小人却不自在老管營道既是義士如此這里又無外人便教施恩也坐了

極開處無端生出一片景致便陡然將天倫之樂直提出來所謂人皆有父子我獨亡兄弟也

看他於為兄報讐後已隔去無數文字尚自隱隱

武松把盞說道義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非為貪財好利實是壯觀

孟州增添豪俠氣象先把題目較正明白然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這箇去處非義



第五才子書 醉打蔣門神 賈

士英雄不能報讐雪恨義士不棄愚男滿飲此杯  
受愚男四拜拜為長兄以表恭敬之心為兄報讐以後忽然

一人結拜為弟忽然一人結拜為兄都是飛空架出之舉前張青文中

與結拜魯達為兄何作昭耀筆勢何其翻舞不定武又作武松文中

松答道小人有何才學本學二字妙正與如何敢

受小管營之禮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

酒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武松連忙答禮結為弟

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喫得大醉了此句明明寫是歡喜却明

明寫出悲喜我讀之而知其然便叫人扶去房中

安歇不在話下次日施恩父子商議道都頭昨夜

痛醉必然中酒今日如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

探聽來其人不在家裏延挨一日却再理會寫豪傑是

豪傑寫愛敬豪傑是愛敬豪傑只因此一翻當

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

人探知這廝不在家裏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武

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又氣我一日以不快語寫出



快語來其妙可想。此早飯罷，喫了茶，施恩與武

松去營前，開走了一遭，回來，到客房裏，說些

鎗法較量些拳棒，寫得不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

裏，只具着數杯酒相待。妙武松正要喫酒，見他只把按

飯按酒，不記其數。妙武松正要喫酒，見他只把按

酒添來相勸，翻心中不在意。又妙在急用五字

發突兀矣。喫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裏

坐地，只見那兩箇僕人又來伏侍武松洗浴。武松

問道：你家小管營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

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喫？此篇極寫酒情，故於此等句皆應標出。

是甚意？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管營

和小管營議論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

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誤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

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

道我醉了，誤了你大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當

夜武松已不得天明。是寫武松起來喫酒，非寫武松起來幹事也。若說是幹事。



此人不知文 早起來洗漱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

并不知酒矣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裏繫條紅絹搭

膊下面腿綁護膝八搭麻鞋討了一箇小膏藥貼

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喫早飯武松喫

了茶飯罷施恩便道後槽有馬備來騎去武松道

我又不脚小騎那馬怎地此文只寫酒字故於只

要依我一件事一篇施恩道哥哥但說不妨小弟

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

我無三不過望此等好句法恰好從三碗不過岡

碗不過岡只換二字已換成自己絕妙一句奇語

更與舊文無涉漢武秋風辭起句亦只將高帝大

風歌起句只換二字亦換成自己絕妙一句奇語

更與舊文無涉笑今人心枯髻斷追琢出來自誇

一字不盜舊人却不施恩道兄長如何無三不過

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你要打蔣

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箇酒店便請我喫三

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望子去這箇喚做無三

不過望奇奧之文施恩聽了想道這快活林離東

須此快解



第五才子書 醉打蔣門神 算來賣酒的人家也

門去有十四五里田地先算路算來賣酒的人家也

有十二三家欠算望子若要每店喫三碗時恰好有三

十五六碗酒欠算酒纔到得那里恐哥哥醉了如何

使得欠算量武松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却

是沒酒沒本事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

五分本事我若喫了十分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

來此段文字全學淳于堯一斗亦醉若不是酒醉

後了膽大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忽然又舉此事

是絕妙那時節三字聲我須爛醉了好下手又有

力又有勢此又全學坡公酒氣沸沸從十施恩道

却不知哥哥是恁地家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

醉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深飲

既是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恁地先教兩箇僕人

自將了家裏好酒妙果品微饌亦少去前路等候

却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妙第一酒場千載未見武松道恁

麼却纔中我意深許去打蔣門神教我也有些膽



量沒酒時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今朝打倒那

廝教眾人大笑一場施恩當時打點了叫兩箇僕

人先挑食糶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老管營又暗

暗地選揀了一二十條壯健大漢慢慢的隨後來

接應武松雖是天下人然打蔣門神却實是一都分

付下了且說施恩和武松兩箇離了安平寨出得

孟州東門外來行過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傍邊

早望見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簷前筆筆欲舞那

兩箇挑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里等候妙妙施恩邀

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先安下殺饌將酒來篩

武松道不要小盞兒喫大碗篩來只斟三碗正之

之史不許紊亂酒規千載未見如此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

也不謙讓連喫了三碗便起身飛舞僕人慌忙收

拾了器皿奔前去了更行酒人寫武松笑道却

纔去肚裏發一發妙語所謂開宗我們去休兩箇

更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時正是七月間天



醉打蔣門神

氣○好○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箇○解○開○衣○襟○又○好○酒○候○寫○來

又○望○見○一○箇○酒○旗○兒○高○挑○出○在○樹○林○裏○另○寫○出○一○箇○望○子○筆

又○望○見○一○箇○酒○旗○兒○高○挑○出○在○樹○林○裏○

尖○疲○於○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却○是○一○座○賣○村○醪○小

酒○店○施○恩○立○住○了○脚○問○道○此○間○是○箇○村○醪○酒○店○也

算○一○望○麼○妙○語○絕○倒○意○武○松○道○是○酒○望○須○飲○三

碗○若○是○無○三○不○過○去○便○了○酒○場○中○忽○作○兩○箇○人○來

坐○下○僕○人○排○了○酒○碗○果○品○武○松○連○喫○了○三○碗○便○起

算一  
望麼  
妙語絕倒  
意  
武松道是酒望須飲三  
碗若是無三不過去便了  
酒場中忽作兩箇人來

身○走○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趕○前○去○了○飛○舞○而○下○筆○尖

不○得○少○定○敘○事○入○妙○固○矣兩○箇○出○得○店○門○來○又

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見○箇○酒○店○武○松○入○來○又○喫

了○三○碗○便○走○小○省○話○休○絮○繁武○松○施○恩○兩○箇○一○處

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喫○三○碗○約○莫○也○喫○過○十○來

處○酒○肆○大○省○法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此○句○非○武○松○而○上○無

酒○只○是○寫○施○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

恩○心○頭○有○實○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

少○路○施○恩○道○沒○多○了○只○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箇

第五十一回 卷三十三



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別處等我我自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四字寫出怕來小弟自有安

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喫打後人語武松道

這箇却不妨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

時我還要喫真是筆墨淋漓有恨施恩叫僕人仍

舊送武松施恩自去了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

再喫過十來碗酒筆暢墨遂真無纖毫之憾此時已有午牌時

分天色正熱却有些微風此石字惟酒後耳熱時

高山流水之曲矣武松酒却湧上來把布衫攤開雖然帶

着五七分酒却裝做十分醉的前顛後偃東倒西

歪快人妙人奇絕之人來到林子前僕人用手

指道只前頭丁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

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着等我打倒了你們却

來武松槍過林子背後見一箇金剛來大漢披着

一領白布衫撇開一把交椅拿着蠅拂子坐在綠

槐樹下乘涼却先一現筆勢奇絕遂有武松假醉



伴顛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箇大漢一

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此來正打蔣門神也却反放他過去筆勢奇兀

不可又行不到三五步早見丁字路口一箇大

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掛着一箇酒望子寫着

四箇大字道河陽風月寫過無數望子最後又寫出一箇異樣望子來

他如轉過來看時門前一帶綠油欄杆插着兩

把銷金旗每把上五箇金字寫道醉裏乾坤大壺

中日月長又寫出兩把旗陪上望子又寫出十箇字陪上四箇字總是將酒場異樣排設

一壁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

燒柴的厨竈去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

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真正快活林各不虛立

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裏面坐着一箇年紀小的

婦人孫二娘後偏又生此一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妙人與上文潘氏激映

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裏唱說諸般宮調的頂

老武松看了聽着醉眼逕奔入酒店裏來便去櫃

身相對一付坐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桌子上不



轉○眼○看○那○婦○人○殺嫂後偏要寫出武二無數妙人

妙事一見之於十字坡再見之於快活那婦人聽見回轉頭看了別處寫婦人酒保

林矣不成武松看那店裏時也有五七箇當撐的酒保

武松却敲着桌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那里一

箇當頭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酒

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奇文那酒保去櫃

上叫那婦人舀兩角酒下來傾放桶裏燙一碗過

來道客人嘗酒好酒保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着

頭道不好不好換將來奇文酒保見他醉了

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好酒那婦人接

來傾了那酒又舀些上等酒下來好婦酒保將去

又燙一碗過來又好武松提起來啞一啞叫道這

酒也不好快換來便饒你奇文酒保忍氣吞

聲拿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

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要尋鬧相似便

換些上好的與他罷真好那婦人又舀了一等上

此段文  
清妙處  
不在寫  
武松用  
許多撩  
撥在寫  
高保婦  
人許多  
聲發只  
是不動  
也譬如  
張弓正  
以急張  
不得為  
矣



色的好酒來與酒保真好婦人真好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

又燙一碗過來真好武松喫了道這酒畧有些意

思三番尋鬧不出問道過賣你那主人家姓甚麼

只只得放下另起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

另起一頭奇文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

奇文我正怪令人紛紛那婦人聽了道這廝那

里喫醉了來這里討野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箇

外鄉蠻子不省得了在那里放屁看他已逗出許多不堪了下文

却又收武松問道你說甚麼急問一句要酒保道

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喫酒真好酒保妙妙

武松道過賣叫你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喫酒

又換一頭於殺嫂後偏酒保喝道休胡說不得

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

地相伴我喫酒也不打緊到此處不惟酒保婦人

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不得推開櫃

身子却待奔出來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上半

截揣在懷裏便把那桶酒只一潑潑在地上妙



一點一滴惜之如性命有時如漏如坻棄捨入櫃  
之如糞土寫豪士好酒另是一樣性情

身子裏却好接着那婦人武松手硬那里掙扎得  
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膀一手把冠兒捏做粉碎揪  
住雲鬢隔櫃身子提將出來望渾酒缸裏只一丟  
聽得撲通的一聲響可憐這婦人正被直丟在大  
酒缸裏奇絕妙絕之文無一筆不在酒上出色武松托地從櫃身前  
踏將出來有幾箇當撐的酒保手脚活些箇的都  
搶來奔武松武松手到輕輕地只一提提一箇過

來兩手揪住也望大酒缸裏只一丟奇絕在裏面

妙絕○句法變換又一箇酒保遶來提着頭只一掠也丟絕

在酒缸裏奇絕○句法又變換再有兩箇來的酒保一拳

句一脚句都被武松打倒了先頭三箇人在三隻

酒缸裏那里掙扎得起真正快活林後面兩箇人在酒

地上爬不動真正快活林讀此句始知前文發

鄭屠下了一陣肉雨便無處不是肉武松打蔣門  
神潑了一箇酒地便無處不是酒一樣奇絕妙絕

之這幾箇火家搗子打得屁滾尿流垂的走了一



箇武松道那厮必然去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  
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眾人笑一笑武松大踏步  
趕將出來那箇搗子逕逕去報了蔣門神蔣門神  
見說喫了一驚踢翻了交椅丟去蠅拂子便鑽將  
來武松却好迎着正在大闊路上撞見蔣門神雖  
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虛了身子一先自喫了  
那一驚二奔將來那步不曾停住三怎地及得武  
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

武松心裏先欺他醉四只顧趕將入來說時遲那  
時快武松先把兩箇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  
影忽地轉身便走其筆翻墨舞蔣門神大怒搶將來  
被武松一飛脚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其捷如風雙  
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趲趲將過來那隻右脚  
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踢着正中其捷如風望  
後便倒武松追人一步踏住胸脯其捷如風看  
法殺嫂有殺嫂法殺西門慶有殺西門慶法打提  
蔣門神有打蔣門神法胸中有此許多解數



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頭上便打原來  
 說過的打蔣門神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  
 身却先飛起左脚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  
 脚這一撲有名喚做玉環步鴛鴦脚此撲本是其  
 捷如風為上  
 文又夾叙蔣門神急遂見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  
 實學前文自謙有何才學此處便寫打  
 實學弄同小可出真才實學來武二真是出色  
 得蔣門神在地下叫饒武松喝道若要我饒你性  
 命只要依我三件事蔣門神在地下叫道好漢饒

我休說三件便是三百件我也依得武松指定蔣  
 門神說出那三件事來有分教改頭換面來尋主  
 剪髮齊眉去殺人畢竟武松說出那三件事來且  
 聽下回分解



三ノ  
打  
蘇  
門  
神

三



